

無弦琴



溫任平





駱駝出版社
一九七〇・馬來西亞

無弦琴・溫任平詩集・無弦琴



The Lutanist

An Anthology of poems by

Bernard Woon Swee Tin,

First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69.

第一輯 自序

蕪河·絮語.....	9
懷友詩篇.....	10
花一般的日子.....	12
不敢傾訴底愛情.....	14
美麗的姑娘.....	15
邂逅妳.....	16
玫瑰小夜曲.....	17
期待.....	21
我仍堅守着我底愛情.....	22
拜訪.....	24
吻的速寫.....	26
妳像一顆小星.....	28
好不好.....	29

無弦琴

溫任平

☆

駱駝出版社出版兼發行

PENERBITAN UNTA,
143, Kg. Bahru, Sg. Slim,
Perak, Malaysia.

新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SIMA PUBLISHERS & PRINTERS CO.,
92B/94B, Boon Keng Road,
Singapore, 12.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七〇年一月初版(0001—1000)

定價馬幣一元

第二輯

無弦琴·····	33
兩個不同的夜·····	34
心靈的感受·····	36
雨前的希冀·····	37
抒情曲·····	38
落寞的浪人·····	42
泡沫·····	44
落葉·····	45
一顆殞星·····	46
晚禱·····	48
遠離·····	49
霧晨有感·····	50
懷·····	51

第三輯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55
詩人·····	57
晚會·····	58
幸福的途徑·····	59
山城之歌（三章）·····	60
祖國的旗幟在飄揚·····	64
黃泥道·····	67
旅人·····	69
你們應該歡笑的·····	70
黝黑的道途·····	72
春的來臨·····	75
播種·····	76
流浪·····	77

第四輯

黃葉·戀情·····	81
落葉·悲歌·····	82
但願·····	83
一樣的星期天·····	84
黃昏的雨和夢·····	85
也許妳已忘了·····	87
只有在妳面前·····	89
薔薇色的愛情凋落了·····	90
讓我們說聲再見，然後分手·····	91
悼念·····	93
夜雨·感懷·····	94
有所贈·····	96
夢的邊緣·····	97

吟唱已停（代后記）

99

序 目

當我的散文集「風雨飄搖的路」出版了之後，很多關心我的朋友都會問過我同樣的一個問題：這本書出版了，你究竟賺了多少？而當我回答他們說我不但沒有賺，並且還可能會虧本時，他們便以詫異而又不信任的眼光瞪着我，異口同聲地說：「虧本生意誰會去做呢？」弄得我好比啞子吃黃蓮，苦在心頭。

真的，我覺得要向一些功利主義者解釋任何不屬於功利的問題都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金錢」「利益」這些字眼。「金錢」「利益」是他們追求的唯一目標，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嚮往。物質使他們的精神逐漸乾枯萎謝，感情逐漸癱瘓無能，一本書出版了，他們關心的是有沒有賺錢這回事，我深深地為那群精神上的殘廢人覺得難過不安。

現在我要推出的「無弦琴」是一部詩集，我是明知道它的銷路不會好，而硬着頭皮把它拿去付印的。也許朋友們會笑我傻，但是只要我知道我現在要做的是我樂意去做的，就算「血本無歸」我也心安理得。

其實早在兩三年前，我便有意出版「無弦琴」這本集子了。六六年我會把手抄的稿本托人交給首都某出版社，希望該出版社願意買下宅，結果

耽了好幾個月，詩稿退了回來，稿本却多了兩個比銅錢還大的咖啡茶底痕跡（大概是在茶室裡頭斟酌過），事情最終是拉倒了。出版社的負責人鼓勵我自資出版；可是我還「不到黃河心不死」，又再托同學把稿本轉交檳城某大書局，我又焦慮又充滿希望地等了幾個星期，結果稿本被退了回來，裡面還附了一封短函：該書局老板表示出版詩集，恐怕沒有銷路；同時也表示如果我願意寫偵探小說或武俠小說的話，他倒可以幫忙。這封信真令我啼笑皆非，他的那一番「好意」我却不敢接受。後來那份稿本又輾轉去到台灣某出版社，結果在那兒擱置了一年半，好不容易經過我一再催促後，這份稿本才在最近讓我拿到了。那份手抄的稿本由於「飽歷風霜」的原故，已經殘缺不堪，令人看了好不心酸。不過也讓我得了一個很寶貴的教訓：在低級趣味的讀本充斥市場的今天，詩集的確不易為任何出版商所接受；我可以做傻事，但是我不可以勉強別人跟着我去做傻事，考慮再三，我便把從「風雨飄搖的路」得來的書款投資在這項冒險上。

「無弦琴」這本詩集共收詩詞四十八首。內容主要為我生活中的一些遭遇與感受的忠實底剖白。當然年青人總少不免有愛憎的感情，而這本書裡的篇章就是我底感情的宣洩。我覺得情感和思想都一樣，要宣洩吐露，

然後胸懷才會覺得暢快，不宜洩則抑鬱苦悶。我的一些詩章裡面也許會洋溢着一種憂鬱的氣氛，這和我先天的性格與後天的遭遇都有些關係。但我不是感傷主義 (Sentimentalism)，故意裝腔作勢，痛哭流涕來博取別人的同情憐憫。我寫詩的目的在傾吐自己內心的祕蘊。我想讓自己心靈的歌在空氣中播揚，動機總不會不純正的吧。

如果有人問起我的詩是屬於什麼派別的，我的答案將是：我的詩並不隸屬任何詩派或團體。我對新詩發生興趣，純屬偶然。少年時代的我，因為讀了向朋友借來的「燕語」與「高原的牧鈴」（力匡著），而狂熱地愛上這種新穎的創作方式。這種愛好，也許是盲目的，但是它一直持續到今天，狂熱一如往昔，真是不可思議。繼後我讀了艾青、徐志摩、聞一多、臧克家等人的詩作，也讀了鍾祺、周聚、慧適、憂草本邦詩人的作品，這些閱讀可以說奠定了我在詩歌創作的一點脆弱底基礎。後來現代詩風大熾，我也和其他詩友一起研讀過覃子豪、余光中、啞弦等人的詩作。最近這兩三年，因為受到一位朋友的影響，我也讀外國詩人像彭斯 (Robert Burns)、朗費羅 (Longfellow)、艾略特 (T. S. Eliot) 的作品，並且也嘗試翻譯濟慈 (John Keats)、威廉·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等人的詩章。在詩歌

的創作上，我喜歡多方面去嘗試。我曾經改寫過一些流行的西曲。有一時期，我一口氣買了整十部香港小說家幻影的著作，目的是在參考他在扉頁內寫的短詩那種輕倩穠麗的風格。我自己的詩，有些時候受這一群詩人的作風所影響；有些時候却受另一群詩人的作風所牽制，所以風格上並沒有定型，說實在的，我覺得自己還在詩的道途上盲目的摸索着。也許是自己太年青了，或者還要經過較長時間的磨礪陶冶，才能融會各家，以求截長補短，建立自己的特有風格。我期望那日子會早些到來。

兩年前我寫的序，因為失却時間性，我已經把它扔了，但是其中一段是這樣的：「在感情的激動下，寫下這一束詩章，我應該感謝詩中的人物。他們給予我的：也許只是生命中的一點火花、一點亮光；然而，它們已足夠使我覺得溫暖。」，我有責任記下這一段話以傳達我的心聲。

還有這本書能夠與諸位見面，我非常感謝台灣藝專的郭詩音先生為拙著設計封面及插圖，使這本小冊增加了不少光彩。還有余開雲講師的指示、曹莽兄的奔走印刷、梁發隆兄的鼓勵，沒有這些詩友的支持，我實在懷疑自己已有足夠的勇氣在困難重重下出版這部集子。

最後我應該衷誠地說：我是快樂的。在經過了這許多困難之後，我快

樂我數年來的願望最終能夠實現；而且我要說的話，我也淋漓盡緻地說完了，我再也不會有什麼遺憾。

溫任平 六九年二月五日

麻河·絮語



麻河聲聲絮語

也告訴我一個回憶，一個期待

明白的另一個黃昏 更美

我把嘆息和苦痛，
灌書在這本書中，
你要是把它打開，
就露出我的隱衷。

——海涅

語絮·河蕨

迷霧落了，妳醉人底梨渦
於我心湖泛起圈圈漣漪

遙望淨空那兩顆星

雖然夜已深而風亦冷

我却未曾沾染 夜央的寒意

碎石舖成的幽徑，已行到盡頭
而此刻却留下一個無盡的永恒
於妳瞳眸的光，於我夢中

蕨河聲聲絮語
也告訴我一個回憶，一個期待
明日的另一個黃昏 更美

（六三年八月卅日稿）

懷友詩篇

是驟雨初歇的靜夜，
寧寂中，窗外蟲聲顯得更響，
我獨坐在燈下寫詩，
心頭記著妳，希望妳就在我身旁。

遠離開流水我聽不見潺潺底聲響，
縱近打河風光依舊，妳仍徘徊，
並且懷想河畔一串美好的日子，
有我吟誦祝福詩篇，情深款款。

仍舊是那幾個放風箏的孩子，
仍舊是花樹旁那一張熟悉底長椅；
只是月華普照再現不出兩個身影，
心靈徒然增加一份淡淡的愁思。
不必太感傷一段小別的歲月，
在山城的每個夜裡，我都惦著妳。

短暫的隔離很快就會過去了呢，
靜夜裡想想重逢的日子有多麼快樂。

(六七、四、十七稿)

子日的般一花

在過去，生命於我
只是一池死水的激不起漣漪；
沒有友伴的關懷，
也沒有爽朗的笑語。
（默默地，我生活着。）

遇到了苦難，我忍受；
我從不埋怨別人；除了自己。
我彷彿是一個待罪的囚犯，
來到人世只是吃苦。

（愁慘地，我生活着。）

然而，想不到啊，
一個妳的出現，似旱天的甘霖；
會活躍了我胸底草原，
使我領受到一份溫馨。

（麻木的感情似枯草的復甦了！）

正如黑夜裡，一點寒星。
妳的鼓舞，引我走向光明。
花一般的日子遂到來，
生活的意義妳啓發了啊！
（那便是不怕現實的煎熬！）

（稿於美羅河畔）

不敢傾訴底愛情

透過叢林的陽光在躍動，
錯綜但却美麗的圖案在地上晃動。
這是個和暖的夏日，
葉兒正在搖曳那颯颯的輕風。

葉兒正在搖曳那颯颯的輕風，
我的心呵像被什麼所撼動。
因妳坐在我身旁，
使我陶醉在周遭青綠的夢境。

青綠的夢境是青春的徵示，
我愛妳，就彷彿叢林的歡迎新春。
妳的笑靨甜美，
我的心靈顫動，
但我却不敢向妳傾訴我底愛情。

美麗的姑娘

在離開海洋遼遠的那個風磨房呵，
我邂逅一位有着閃爍晶亮眼瞳的姑娘，
她底雲髮直似那西山的夕陽呵，
永遠透着悅目的金色瑩光。

我們穿過了花園，
看見的是紅黃交織的鬱金香；
當我甜吻着她底櫻唇呵，
我的心是一片迷茫紊亂。

但是呵，當她離我遠去的時候，
我的心湖洋溢着的只有憂傷；
而縈迴在我底腦海裡的：
只有她——
那明眸皓齒的姑娘！

（本詩改寫自英文歌曲）

妳逅邂

邂逅妳，在那眉月高懸的夜；
風姑娘撫着琴弦——
彈很輕很輕的樂曲；
——蟬兒吹着橫簫，
而我底心弦呵！
遂奏響一闕愛的琴音。

邂逅妳，戀上妳……
在寧謐的夜，
在那眉月高懸的黃夜。……

(初四夜)

玫瑰小夜曲

小窗前的一朵玫瑰，靜靜開放啦
親愛的，妳可聽見我底曼多玲在召喚
月光雀的歌聲輕且柔和，
我對妳深沉的愛
一如牠對圓月無休止的期待呵，
親愛的，別閉上窗戶
讓我底戀歌呼喚妳醒來。

一聽到我底戀歌妳就起來呵，
披上妳底晨褸，穿上妳底睡鞋，
還要微笑，千萬還要微笑，
別讓憂悵掛上妳底圓臉，
然後才到橘林來吧！

小窗前的一朵玫瑰，靜靜開放啦，

親愛的，妳可聽見我底曼多玲在召喚？

橘林的小橘子很芳香，
穹蒼的織女星很明亮，
不過呵，我却知道我底小戀女
雲髮有更醉人的芬芳，
瞳眸有更迷人的光芒呀！

不要再遲疑了，我親愛的
別讓我焦急而又幸福地低唱；
夜蟲雖在鳴奏，而我感到寂寞，
那是因爲
那是因爲呵妳不在我身旁。

噢，小戀女，我似乎看到了妳底身影
在小室中來回搖晃；

你爲什麼還不出來？妳懼怕什麼？
愛，是心靈與心靈的結合呵，
沒有力量能使我倆的愛情零落凋殘。

小窗前的一朵玫瑰，靜靜開放啦，
親愛的，妳可聽見我底曼多玲在召喚？

我曉得了，妳一定畏懼妳底母親，
那個迷信而又拜金的婦人，
她以爲妳我的來往會觸犯神怒；
她說我的門戶攀不上呀，
更譏笑我想娶妳只是夢想！

不要做樊籠裡的金絲雀，親愛的
自由才是青春的理想；
鸞鷹在藍天愉快地高飛，

只要我們有一份堅強，
爲什麼驚鷹不能作我們的榜樣？

小窗前的一朵玫瑰，靜靜開放啦，
親愛的，妳可聽見我底曼多玲在召喚？……

待期

一個夢逝去了
妳曾懷念過它嗎
葉兒落在河面
我底心湖已泛起圈圈漪漣

喝下一杯醇美的酒
我留戀那芬芳的餘滴
我注意到妳臉上的酡紅
那個夢啊，那個夢還是那般美
記得否秋天初戀時的一朵微笑
我倆並肩而行那段歲月
雖然我明白去的不會再來
只是期待仍然有的

（稿於六四年一月十日晨）

我仍堅守着底愛情

——代一個女孩子寫的

枯薔薇落自枝頭，

一切遲暮的終歸逝去。

而我期待另一個新生命的茁長，
冀望冬天過去了，到來春天。

沒有甜蜜的戀愛呵！

等待的心，業已蒙塵了。

勇氣能代替懦弱嗎？

我冀望黑夜過去了，到來黎明。

每一個夜，都是懷想的夜呵；

我的夢裡，只出現一個你。

別相信我故作驕傲的矜持，

別讓我久久等着你底一句話語。

而你仍然懦弱呵，我蒙塵底心

在痛苦中已渡過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

但我仍愛慕春天和黎明的美好，

我深愛的，我仍堅守着底愛情。

（六三年十月一日晨稿）

火
熱

訪 拜

懷着一顆忐忑的心
我去拜訪妳。

推開鐵柵欄，踏上石級
輕輕地，我按響了門鈴。

門開處，我見到妳——

那天妳穿一襲素白的衣裙。

多麼聖潔呵，像仙女

我忍不住要讚美妳底美麗。

坐在客廳上，妳我傾談

我囁嚅着不知說了什麼；

竟惹妳浮現甜美的酒渦

在妳嬌好底臉靨上。

時間在談笑中度過，

當妳送我出門，我已看到

西天那一抹琥珀色的彩霞。

呵，我又想到妳蘋果紅的臉蛋——

忍不住，偷偷回顧。

寫速的吻

妳瞳眸裡有很多星星，唇的弧度很美
原始的火焰灼熱我底心
我伸手去捕捉那個期待了許久的幸福

妳的臉龐迅速地擴大
很羅曼蒂克的黑暗底角落
來不及一聲驚呼
星球互相碰擊迸射火花
眼鏡喀喇着呻吟
有一個世紀 我緊握着愛情
用舌尖探索存在於世間的奧祕

妳瞳眸的星星一顆顆殞落
驚懼寫滿妳底眉宇
我退了開去，看着妳用手帕抹拭
那被粗暴過的地方

於是原始的火焰條地熄滅
我一身火熱在冬季冷結
我知道那便是罪過，而且無可寬恕

妳像一顆小星

妳像一顆小星
出現在我黑暗的心穹
妳離我是那麼遼遠
我無從捉摸妳的踪影

妳像一顆小星
投落在我寧靜的心湖
那倒影是那麼真實
手撫觸到水面才知道是幻影

妳像是一顆小星
光芒是那麼黯弱
但對於迷了途的人
它却是最好的指南

致 K 君

第一次和妳走在細軟的海灘，
妳和我底足印都嵌印在沙上；
這些痕跡將會永遠留着的——
最少留在我們底心上。

海濤衝擊着岩石，
捲起輕紗似的白浪；
妳底微笑如初綻的一朵鮮花，
把花香瀾漫在我心房。

妳告訴我妳愛大自然的風光，
我告訴你我喜歡在大海揚帆；
好不好一起攜手往遠方一行，
共同欣賞海上的月亮和星光！



無
弦
琴

呵，我的歌哀感而愁傷
我的心是那無弦琴

無弦琴

沾滿灰塵的陳舊 無弦琴

有一闕無聲的哀曲

破碎的回憶，姑娘的圓臉

少年郎誰不沉湎

聽！遠處「歸來吧」又再唱起

多麼深沉的喟息、抑鬱

呵，我的歌哀感而愁傷

我的心是那無弦琴



兩個不同的夜

一

岑寂、沉靜地……
伴着顫人的晚鐘聲。
夜風帶來了，
寒冷肅穆的氣息。

一如這沉邃的黑夜，
心靈是一片抑悒；
遠眺窗外朦朧的夜色，
似低訴一個悽怨纏綿的事實。

二

洶湧、澎湃地……
是何處狂瀾在奔騰？
透過殘破的窗櫺，
看見的只是暗紫的暮靄。

一如遠方咆哮的大海，
心湖泛起萬頃狂潮，
望不見，巉巖蒼波，
眼眶兀地模糊、潮澀。

（六一年四月）

受感的靈心

與朋友交往有時會惹下煩惱
握着酒瓶的談笑，我最厭惡
這本是一個權利紛爭的世界
和他們一起，把自己也庸俗了

最和善的笑臉是最陰險的偽裝
畢挺的西裝包裹着醜惡的心
惟有自己的沉默，靜靜觀察
才能尋出善惡混合物裡底永恒

是否這會太自鳴清高呢？

這是心靈的感受，我不會理別人批評
是否這樣會與人世隔絕呢？
許多的夜裡，我在寫愛寫的詩篇

(六三、四、十六夜稿)

草狀雲擴張且浮動在空中，
只一剎那，把蒼穹點成灰色；
淒戚的風刮起彷徨的呼號，
看情景，又是一場苦澀的雨！

塵埃揚起人們心裡的酷熱，
抑鬱中，隱約可聞誰在無聲嘆息；
落葉偏在此時飛舞，
載夢之帆遂載滿了枯黃的憂鬱！

月來每天都下着豪雨，
教人們怎能不默默含愁。
天幕是陰暗的；空氣移動着蕭瑟，
在未雨前，我希冀晴朗的明天在雨後會降臨！

一

臨別前夜

璀璨的時日已無聲逝去，
心宇裡籠罩上一層暝色；
昏晦，一片昏晦……
冷酷的寒夜我感到孤寂。

窗外的街道異常黯淡，
因路燈已蒙上灰色的朦朧；
昏晦，一片昏晦……
想及離別的明日，
心頭呵，有多麼憂鬱。

月下緬懷

懷想被愁思啃噬着，

我再無法擁枕高眠；
步出深秋的死寂庭院呵，
再一次，把舊夢重溫。

月下的夜景漂着銀白，
心湖裡比月色猶更冷清。
寧謐的天穹，有群星閃耀，
爲什麼我的心懷沒有半點微明？

我耳旁仍聆聽到夜蟲的鳴咽，
更錯綜的旋律却抖盪在我心弦；
別離是沉痛呵，
要重拾歡笑，只有把緬懷寄情於往昔！

二

童 夢

失落了兒時的歡樂，
在人生漫長的旅途；
不再是天真爛漫啦，
我底心田已注滿成年人的思想。

彷彿是流水的東去，
童夢逝去永不回轉；
但在閒愁時把它憶及，
仍會感到無比歡暢！

沙岸上的感觸

佇立在柔軟白淨的沙岸

我默默凝視那噴沫的海浪，
心懷是多麼曠達呵，
大海有無限的浩瀚！

一個浪緊接着一個浪，
劃一道銀虹，衝向沙灘；
然後再退回海裡，
棄下零碎的珊瑚和貝殼。

我高興得連忙跳下沙岸，
想尋拾一些兒作爲玩賞。
冷不防叛逆的水又湧了上來，
捲走一切，一切呵，
遂遺下失望，憂傷……

(六二年五月)

人 浪 的 寞 落

雨後的長街是那麽靜寂，
被遺棄的路燈迸出淒清的光芒，
這時人們多已安睡了呵，
爲什麼你，你這落寞的浪人啊！
還蹣跚着不回去安寢。

落寞的浪人喲，
你手裡握着的古舊的弦琴，
會彈奏過多少的血與淚呢？
生活是一連串的考驗和折磨，
你臉上的皺紋正告訴了我。

居留永遠似浮雲的飄忽不定，
風寒露重的夜裡，你會露宿街頭。
別再嘆息你苦難的生命吧，
請相信黑暗的過去到來了黎明。

安慰人和被人安慰同樣是不幸的，
你那一闕啞澀的奏曲呵，
是令我感到如何心慟不已呢。
你坎坷的身世襁褓底衣服，
我口頭的同情又有什麼用呢？

雨後的長街是那麽靜寂，
被遺棄的路燈迸出淒清的光芒。
這時人們多已安睡了呵，
你，你這落寞的浪人喲！
你今晚的居處在那裡呢？

（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沫泡

風在舞蹈，
泡沫隨着節拍在迴旋；
那啓示一個將要飄逝的夢，
縈繞着麻木的心靈。
經不起藍色的誘惑，
好奇的泡沫往上不斷翱翔；
終於，破了，
就像溫馨的夢被現實的鏈子所擊破！

（六二年一月。美羅河畔）

葉落

青綠的夢已經褪了色彩，
開始變得萎靡、枯黃……
黃葉隨着輕風在嘆息，
嘆息它底即將消失的生命。

側視着近處光潤的嫩葉，
奇異的思潮使它想起了年青的歲月，
——昔日的我嫩綠、光彩……
——昔日的我何嘗不充盈蓬勃的生機。

它迷醉在自己溫馨的迴想，
一陣風吹來它不覺地脫離了母校，
在空際飄蕩的剎那——
麻木的神經突然甦醒，它笑了，
因它突然想起：
它仍可肥潤自己的母體——樹的本身。

（稿於美羅）

一顆殞星

——悼楊元洲

像一顆殞星

在生命的穹蒼

劃一道光芒

像一株弱草

你的才華

才吐芽就被洪流所葬

剛度過十五個春天

青春閃耀着光采

憧憬織成美麗的夢幻

驟然，夢幻破滅了

惡運把你攜走

至亘古的黑暗

你應安息

不要喟息

你的存在 雖然短促

却曾在生命的穹蒼

劃一道光芒

附註：六七年五月一日驚聞元洲學棧被
波臣召去噩耗，感傷之餘，乃作
詩悼念之。

晚禱

莊嚴且肅穆，教堂鐘聲響了
晚禱聲喃喃，一如滿堂碎星底絮語

別冥想夜的寂寞

圓月普照，啓示和平美好

衆生於禱語中寧靜安睡

有刺耳的蟲鳴，劃破安謐底夜闌

而禱語漸低沉而不可聞了

露滴閃耀着晶瑩於曙色朦朧中

黑夜隱匿了呵 昨夕

那吵雜的夜聲亦終歸消失

這世間仍然洋溢着歡笑美好

前夜的晚禱僅爲憑弔一個惡夢底飄逝

（六三年八月廿八日）

離遠

當汽笛「依依」作響，

海渡輪船遂遠離了岸上；

再見故鄉，再見親友

此刻我底心田是一片紊亂。

爲追求一個美麗的理想，

踏上行程，我開始流浪；

別了師長，別了遊侶

你們可別爲我掛念愁傷。

默默地我坐在艙面上，

讓自己沉湎於絢麗的幻想；

看悠悠白雲，潺潺流水——

我倏地有了更堅強的信仰。

（六二年三月廿六日）

感有晨霧

像白雲的輕紗
更像少女柔黃的玉手，
妳底白濛濛的顏面喲，
籠罩了遠山、近景……
更連同一箇涼沁的早晨。

我好奇的注目這濃霧的清晨，
無數跳躍的精靈遂在眼前晃動。
——霧裡的花朵又再出現，
我真懼怕，當旭日東升的時候，
什麼都會飄逝——永無影踪。

懷

華燈初上，而我這兒一片陰黯
落日的霞光漸褪去了
加冕公園的黃昏呢
有荒漠裡的寂寞淒涼

而靜謐召喚了一夜星光
一顆一顆，都如山城明淨的夜
不願提說美羅河的流水了
我底心湖泛起客居異地的愁傷
也會憶及，贈我以淺笑的姑娘
羞怯時一如搖曳中的含羞草
倘妳仍念及我在如此的靜夜
伏案寫一封長信寄往遠方

而母親的叮嚀猶繚繞耳旁

一句句呵，都那麼熟悉親切
此刻爸應在斗室中看書了
陪伴他的是一桌昏黃的燈光

一陣惘然，而夜色更呈瘀暗
從回憶裡醒來心是寧靜的
「我不會忘了家人的期望與祝福」
踏上歸程，帶着一份堅強

（六三年八月廿四日。怡保）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歲序的江河倒流回黃金般的日子

我們將感到多麼快樂啊

我們將揚起祝福青春的歌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歲序的江河倒流回黃金般的日子
我們將感到多麼快樂啊
我們將揚起祝福青春的歌
有一天當我們都年青

我們懷有純潔的理想
希望做一個四海爲家的舢舨舵手
揚帆朝向旭陽駛向海上啊
濤音裡看小白菊似的浪花
我們懷有純潔的理想

只是呵，這都不是事實
我們並沒有能在萬頃的海上流浪
我們已衰老並且俗務纏身
有時設想我們都年青了

只是呵，這都不是事實

人 詩

像一個夜行的無畏者，
懷抱了繆斯樣的心情；
並非要追求海市蜃樓底幻景，
他只想獲取一泓由心湧進的清泉。

手裡緊握着殘破的豎琴，
他在彈奏那古老的弦音；
並不希冀哈里發的讚賞呵，
他只希望彈開人們晦澀的心靈。

（稿於美羅河畔）

晚會

嘩然歡笑聲，
充滿迴漾於周遭；
水銀燈光，
影射在各人悅然的臉上。

隨着震盪的樂曲，
搖擺的身腰；
顫人的高歌，
伴着掌聲底拍和。

——呵，是一個愛嬌餒行晚會底面目！

（稿於六〇年三月十七日）

幸福的途徑

迥邐而嶙峋的道途，
鋪滿了荊棘、亂草……
雖然許多人爲它而趑趄不前，
但它却是通往幸福國土——
唯一能走的捷徑！

別畏懼荊棘會刺傷你的足踝，
請記住——
漫漫長夜的度過，
就是旭日吐發光芒的時候！
走上你們該走的征程吧——
是勇敢化身的人們，
幸福的明天不會再是遙遠！

（稿於近打河畔）

歌之城山

一、冷寂的夜晚

冷寂的夜晚來到山城，
綴藍天以點點閃爍底星辰。
而此刻有行人於街道漫步，
帶着飯後閒適輕鬆底心情。

道旁有幾朵煤燈的火焰，
閃電着彷彿流瀉的星兒跌落這里。
只是間隔傳來的幾聲呼喝，
告訴你們它們的主人叫賣着生活。

當這時茶攤上坐滿了顧客，
他們一邊談笑一邊低酌；
有滿足的笑靨在不同的臉孔浮起，
我感到快樂因我也在這一群裡。

早場的電影散了，
一陣喧嘩後重歸一片寧謐。
我踩着我底影子返去了，
因更冷寂的夜晚已來到山城。

二、吟詩在美麗底河畔

暮色裡我又重到這美麗底河畔，
河畔呵我已留下幾許記憶情感；
月圓的晚上這兒會更柔美，
河面盪着魚鱗片似的光芒。

這時甘榜的孩子應出來沐浴了。
他們赤裸的身軀跳躍在岸旁。
此刻的風好涼快呵！
親愛的友伴爲何不來與我共享。

到遠地就讀瞬間又數月了，
緬懷裡仍記著這可愛的地方。
我迎着落日站在這兒，
暮色裡我重又吟詩在美麗底河畔。

三、高原的嚮往

這炎熱的季節使我想起高原，
涼沁的風呵溫暖的陽光；
被寂寞禁錮在屋裡的我，
對高原底四月天有太多嚮往。

蓊鬱的樹叢歡笑且招展，
潔白的茶花搖曳中顯得更美。
與友人登高看遠處的村落，
不禁要讚嘆眼中的宇宙太渺小。

淨空裡的雁群，響起細碎的噪語，
小鴿子棲止於亞答屋頂。
黃昏獨行於高原的小鎮，
行人疏落，覺高原之夜來得太冷漠。

不覺隔離高原又有幾個炎熱季節，
只是美麗的風光已留下難忘的記憶。
此刻我又思慕昔日的情景，
寫下夢的迷戀，夢的嚮往！

（六三年四月十七日）

祖國的旗幟在飄揚

璀璨的陽光朗照着大地，
祖國的旗幟隨風在飄揚；
群眾的歡呼像海濤的澎湃，
啊，人民的生活有多麼的安詳！

工業蓬勃地在發展，
像大紅花，它開放在祖國的土地上。
在和平氣氛裡
祖國的繁榮是多麼令人嚮往！

艸紅列隊在馬六甲港灣，
那騷人墨客常讚美的地方；
古城裡許多歷史的遺跡
帶來了多少遊客的讚嘆呵！
在高岡上望一叢翠綠，

搖曳着的，那是祖國的希望；
蓊鬱的橡林哺育了廣大的群眾，
我們應讚美，這土地的財產。

啊！遠處又湧現一片金黃的波浪，
那是成熟的稻穗閃耀着亮光；
吉打的米人人都讚好，
吉打的土地是祖國底穀倉。

那用木架疊成的建築是什麼呢？
那是金山溝啊，用來發掘祖國的寶藏；
世界著名的錫的產區也在這裡，
就是在美麗的近打河兩岸啊！

璀璨的陽光朗照着大地，
祖國的旗幟隨風在飄揚；

群衆的歡呼像海濤的澎湃，
啊，人民的生活有多麼安詳！

（六三年四月廿八日）

對岸蒼茫的遠山，田家莊的綠油油，
湖光山色，田家莊的綠油油，
湖光山色，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吉祥的土氣，田家莊的綠油油，

黃泥道

又是一陣黃塵迷漫呵

這山城的街道；

當每輛車馳過

黃色的粒子噓也噓不掉

於是人們都捏着鼻子

埋怨地皺緊眉心；

這該咀咒的黃泥道呵

你早應該改造啦

然而雨後的黃泥道

也有一陣難得的寧靜

沒有黃色的粒子逞威

空氣一片清爽

只是地上却平添數面鏡子

人 旅

泥濘和水在燈下閃耀着光
好像有誰拋着諷刺的眼光
腳下皮鞋委屈地吱吱叫

於是我們把這特色
告訴每個山城的訪者
於是他們也搖頭感嘆：
這該咀咒的黃泥道，唉
你幾時才變作柏油大道呢

（稿於沙白安南）

湛藍的天宇沒有一片雲，
炎熱的下午沒有一絲風，
金黃的稻浪不再澎湃——
旅人的心靈焦灼又焦灼！

負在背上的行囊很重很重，
額上的汗珠點滴滾。
——前途仍是那麼不可測呵，
旅人的心靈迷茫又迷茫！

赤膊的農夫在田間工作，
裂日下的皮膚閃着油光，
看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
旅人的希望又重新被點燃！

你們應該歡笑的

——一個老師的話

你們應該歡笑的，孩子們
當童年的生活如夢一般美
當你們在草場上跳躍
在草場上打滾和做夢

你們應該歡笑的，孩子們
當清晨你們挽着書包走去學校
上課鐘響了，靜靜聽書
下課後儘情地奔跑遊戲

在有風的季節放起你們的風箏
在下雨的日子摺好你們的紙船
夜晚讀了書才安寢
睡夢也是那般安甜

你們應該歡笑的，孩子
你們的生活平淡中已蘊蓄了真摯
你們應該歡笑的，孩子
我已許諾過要全心全意愛護你們

（稿於沙白安南）

途道的黑黝

——人生篇

有人說人生是個最奧祕的謎，
也有人說人生只是一幕戲；
但這不過是無知者悲觀的看法，
黝黑的道途才是人生真正的比喻。

黝黑的道途到處是嶙峋的亂石，
那裡隱伏着重重危機；
夜梟的鳴叫劃破沉寂，
周遭的狼虎時刻張牙舞爪。

這裡不會有照明的燈光，
這裡只是一片恐怖與荒涼；
這兒需要的是理智和勇氣，
怯弱人們對幸福只是個美麗的幻想。

多少人們仆倒了又再爬起，
多少人們一仆永不再起；
有些遇到困難仍無畏地向前搶進，
有些嘛在中途已越趨不前。

所以人生就有成功失敗的分野，
愁苦與快樂在乎你意志的堅毅；
沒有一項收穫不得自勞動，
沒有歡笑不來自生活的奮鬥。

成功的也許驕矜自滿，
失敗的也許咒詛命運；
但是阿那都不是上帝的主宰，
主要的還是人力使它們存在。

黝黑的道途看不見前路，

臨來的春

——題賀年詩

多雨的季節就要飄逝，
萬象瞬即更新；
蜂蝶於花間翔舞，
百鳥於枝頭吟唱。

往昔霉晦慘澹的歲月，
終會隨流水無聲地遠逝；
往昔愁苦悲痛的記憶，
也不再留停心靈的淵藪。
當另一個春天蒞臨的時候呵，
一切一切，變得那麼生機蓬勃！

多雨的季節就要飄逝，
北國的嚴霜早已銷聲斂跡。
天宇已露出溫煦明媚的春日，
朋友呵，讓我們頌祝一個新的開始！

魑魅魍魎可能周遭密佈。
但憑了智慧火花燦亮螢火
寧寂中遂照亮你我的前途。……

種 播

把一粒種子，
撒落在地上，
也撒落了期待與希望。

在焦急等待的日子，
心裡有怔忡不安，
怕種子不抽芽生長。

新苗鑽出地面了，
輕風下有輕盈底招展，
也輕輕振動一腔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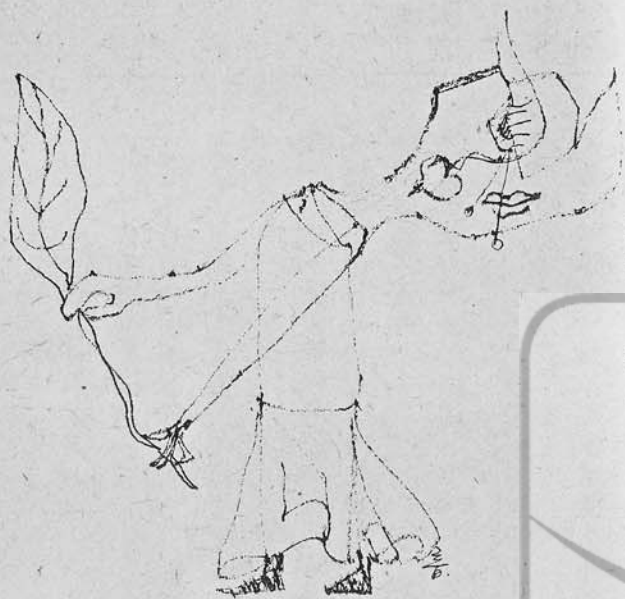
肯播種的一定有收穫，
努力是強健的臂膀，
呵！怕什麼種子不抽芽生長。

浪 流

從一個山城，到另一個山城
日子像滾動的石子
顛簸寫滿生活之頁

憂鬱像粒未成熟的果
苦澀得難以下咽
我默默嚥下一腔酸楚

就這樣，孤獨地承受
那些灼熱的風砂底日子
在廣袤的土地上流浪，流浪



黃葉
·
戀情

此刻，小窗外的叢林又落葉了
也正是我邂逅妳那時的季節
想三年前我獻給妳的那一片
是否仍保持往昔的金黃呢

情戀 · 葉黃

風聲很輕，又一片黃葉墮落了
而此片落葉抹上我灰澹的情感
靜靜地飄落在六月之晨

輕靈無跡，逝去的回憶
一如夜霧的散失

不想再企想什麼，疏河的風光已遠
而那兒也沒有我倆的身影

此刻，小窗外的叢林又落葉了
也正是我邂逅妳那時的季節
想三年前我獻給妳的那一片
是否仍保持往昔的金黃呢

（六三年三月十日）

歌悲·葉落

記得去年

橡林落葉的時候

小徑上曾響起細碎的低吟

我和那個叫瑛的姑娘

在落葉橡林漫步

那段日子像夢般美

我的姑娘底笑靨如蜜似甜

可惜沒有夢能持久

當我正要爲春日歡歌

而冬日陰影已籠罩在我臉上

今年三月

也是橡林落葉的時候

小徑上響起的是我孤獨的悲吟

去年的足跡

想來是不能尋覓了

——給——君

一

設若只有月亮沒有陽光，

大地啊永遠不會溫暖安詳。

設若單方面的妄想愛慕，

愛情的花朵又焉能滋長於心田上。

二

緋紅底落花飄蕩河面，

一脈流泉無情地捲去無踪。

對妳底深情厚意

除了感激我又能怎樣？

三

匿伏一個時期的月光雀又在歌唱，

牠底歌聲仍是那麼清麗綺婉。

希望妳能珍惜自己，

但願我不會帶給妳太多的感傷！

（仿馬來班頓）

願但

天星的樣一

一樣的星天，
我有兩樣的心情；
在同樣靜靜的夜裡：
前夜我感到夢的陶醉，
今夜有夢醒時的孤清。
妳底風般輕的囁語，
昨夜漲滿我的心靈；
然而，今夜呵
今夜，妳却訴說愁苦底離情。

一樣的星天，
我有兩樣的心情；
別前的叮嚀和祝福：
（已經說遍了呵！）
縱使痛苦，也別爲我而稍停。

夢和雨的昏黃

我看見那些雨絲
縱然夜色已漸合攏
妳的瞳眸 顯得更亮
天氣是冷冷的
妳的微笑也凝結了
我想起往昔寒冷的夜
妳唱過的溫暖底小曲
而室內氤氳着寂寞 更濃
窗前的浙瀝 像一箇回憶
敲碎另一箇回憶
看天穹多變的落霞
那個童稚的夢呢

吹一口輕烟
那一縷烟靄逐漸褪淡 湮遠

(六七年四月廿八日)

也許妳已忘了

也許妳已忘了，
初會時相對久視的溫馨。
和那一段痛苦的日子
那一段黯淡的回憶。

那麼在這一剎分離，
也不該悲傷飲泣。
感情花朵已是凋殘了，
努力耕耘灌溉亦屬徒然。

我曾在迷霧中尋覓
那一縷希望的光芒；
然而妳底矜持如逐漸加深的黑暗，
留下了是對光明底記取。
都當作是一場惡夢吧！

前面你在有只

我從來不曾那麼侷促不安過，
只有在妳面前，
我才那樣不能自制；
我也從來不曾那麼快樂興奮過，
只有在妳柔和目光下，
我才品嚐到這份溫馨。

我也從來不曾那麼憂鬱痛苦過，
只是妳的憂鬱、痛苦却傳染了我。
這侷促、快樂、憂鬱、痛苦……
便掀起了情海底萬頃情波。

（六七年四月廿日·關丹）

夢醒時失落在無盡的淒清裡，
近打河的落霞如烟褪淡，
無邊的期待是無盡的悲哀。

也許妳已忘了，
初會時相對久視的溫馨。
那塵在這一刻分離，
也不該悲傷飲泣。

（六四年一月廿一日·夜）

了落凋情愛的色薇薔

薔薇色的愛情凋落了……
在寂寞中，秋風抖盪着殘葉。
也驚破近打河流水的美夢，
一個漪漣的泛起
一顆心却往下沉落。

河邊的草坪有我倆的足跡，
一陣風雨，却沖走這些痕跡。
我不願回憶過去的日子；
過去的，我知道是美好，
只是黯淡的暮靄已把一切籠罩。

薔薇色的愛情凋落了……
緘默裡我瞅對天際多變的彩雲。

(大三年四月五日)

手分後然，見再聲說們我讓

讓我們說聲

再見，然後分手；
紅豆悄落下帶着風底低泣；
我們相聚的日子已行到盡頭。

如夢呵，那些歡笑和遊樂

那些誓諾和輕語；

心版已鐫刻上傷痕

今後不會有一個快樂的我。

妳有一顆感傷的心，

愛訴說痛苦的事情；

就讓我祈祝妳期望妳吧

永遠擁有快樂的心境。

一切的贅語都多餘了的

我們相聚的日子已行到盡頭；
就讓我們說聲
再見，然後分手。

念悼

南風譜下季節的音符
日子河氤氳着霧

沒有歡笑的歲月
一顆殞星自心宇失落
遂伴着我痛悼的淚

而我猶活在舊日的夢影
忘了夢已醒，妳已逝去

北斗星依然燦亮呵
妳底音容依然美艷呵
只是一切逝去的，永不再來了。

（六三年九月廿日）

懷感 · 雨夜

雨聲在瓦面彈響了

夜來香於風雨中搖擺；

我落寞地站在這兒

想 一連串的夢幻破滅又再破滅。

一陣悚然 夜風是冷冷的

窗外的茉莉早已凋殘、零落了；

唉 有誰知道白色的花瓣就是我底愛情
寂寞地凋落只伴着我底嗚咽。

遠了 幸福的期待

留下了的是無邊的記憶與悲哀。

夜雨聲早掩蓋了我熱情的呼喚

今後啃着痛苦的我將默默無歡。

我僅是一個浪子，

沒了我，妳將過得更快樂。

（稿於麻坡）

我會把感情亂擲過，我怎敢希冀
妳仍不變的愛戀着我。

當每一次我看到妳如花的笑靨，
我就心痛不已，是自疚把我折磨。

妳責備我吧，妳甚至打我好了，
不要用含淚的鳳目望着我。

妳可知道難過已絞痛我的心腸，
當妳移步前來，憐惜地喚我的名字？

去吧，我既然沒能在風雨如晦的日子，
盡我的棉力照顧妳。

妳又何嘗有意義，在晴朗日子到來
要我分享妳的幸福愉快。

當我看到妳在斗室中靜坐
而夜已那麼濃，妳竟然忘了亮燈
我便知道黝黑的思潮在妳心湖泛湧

不織羊毛衣
不織我倆曾經一起編織過的憧憬
妳重複說着夢的邊緣 好冷

我說我願意把整顆心呈獻
妳說這是武士道的愛情
我說我願意燃起愛之炬
妳說一切都無助於已冰冷的心

忘了燕子呢喃，湖邊細語
妳的笑靨不再綻放春天的花朵
忘了深宵撐傘並行，雨聲的淅瀝

停已唱吟

——代後記

我的工作完成了，我的吟唱已停，
我的主題消失，只剩下回聲盤旋，
現在確乎應該打斷這冗長的夢境，
已經燃亮我夜半的燈盞的火籤，
也該熄滅——而寫了的也毋須改變。
要是寫得更有意義些多好！然而我
已非故我——我腦海裡的幻影，
在我眼前更縹渺地疾飛，我心靈的火，
已經在搖晃了，已經幽暗不明。

——摘自拜倫著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

妳等待寂寞塵封未衰老的心扉
然後妳伸出向我道別的雙手
我顫抖着緊握着它們
妳的淚光好冷呵 夜好濃
亮燈的日子已遠
十八歲聽唱的歌已逝

（六九年一月六日稿）



M. \$1.00